

周振甫選注

李商隱選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周振甫選注

李商隱選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國古典文學名家選集

李商隱選集

周振甫選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新華書店 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四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插頁6 印張16.625 字數339,000

1986年5月第1版 1999年5月第2次印刷

印數: 5,501—10,500

ISBN 7-5325-2322-5

I·1299 定價:22.40元

玉溪生小像

宋人寫無題詩卷首列玉溪像
明陸色小刻之類今藏於孫德謙
遊塔居士年譜故因奉者用此
以誌仲景

孫德謙



孫德謙摹硯刻宋人作李商隱小像

華年錦瑟感何曾想見精純平有棲割
 得蟾蜍一泓紫雲分餘潤到吳興
高似孫
 李陽端石蟾蜍碑家至漢生山房
 春渚紀聞云載吳興陶定安世家
 河陽管記信翻不似鍾馗世所傳
溫飛卿親
 地見孝若儒為方朔贊願將月賦
齊鎔
 玉藻書月賦刻星鳳樓帖中嘉興
 沈寐叟嘗許居士為集字作贊

丁巳孟秋七夕

元和孫德謙題



孫德謙題明人所作石硯李商隱刻像詩手蹟

20

卷之六

秀水胡應子昂參校

將士列聖恥

淮西有賊五十載

封侯生 驅驅生 羅

清王鳴盛收藏批校李商隱詩集書影

李義山文集卷第一

崑山徐樹穀藝初箋

徐炯章仲註

表上

為汝南公華州賀赦表

箋舊書開元二十五年正月壬寅朔庚戌有事於郊廟禮畢御丹

中書舍人內職如故武不則位山為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監軍兼護防禦

等使武宗紀會昌元年正月壬寅朔庚戌有事於郊廟禮畢御丹

鳳樓大赦改元新嘉地理志華州領縣三鄭華陰下邽白水志下

二禮上其制有六一曰表二曰狀三曰啟四曰啓五曰辭六曰牒

臣某言伏奉正月九日制書

是月壬寅朔庚戌九日為庚戌

南郊禮畢改元

為某大赦天下者

王應麟玉堂書詔侯曰大赦天下由漢以來或即少多其赦元之旨皆有太赦漢成帝制

奉郊

禮以定天位

禮記大學伯曰惟天降時雨天下之望於天子也

新唐書以

前言

《唐人選唐詩》十種中，唐末韋莊選的《又玄集》、韋穀選的《才調集》裏都選了李商隱的詩，尤其是《才調集》裏選了李商隱詩四十首，選得比李白的二十八首、白居易的二十七首多得多。韋穀在敘裏說：「暇日因閱李杜集、元白詩，其間大海混茫，風流挺特。」但他對李白、白居易詩選得不多，對杜甫詩一首未選。紀昀在《四庫提要》裏指出：「實以杜詩高古，與其書體例不同，故不採錄。」它要選的是「韻高而桂魄爭光，詞麗而春色鬪美。」認為商隱的詩，是符合這個要求的，在韻高詞麗上商隱已占相當高的地位。但當時李杜的地位早已確立，所以他雖不選杜詩，在序裏不得不首先提「李杜集」。李杜作為偉大詩人的地位，在中唐已經確立。元稹在《杜君墓系銘序》裏稱：「時人謂之李杜。」韓愈在《調張籍》裏提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正由於在光焰萬丈的李杜照耀下，使得後來的詩人難以措手，所以韓愈在《薦士》裏說：「勃興得李杜，萬類困陵暴。後來相繼生，亦各臻闔奧。」李杜以後的詩人，各要別闢闢奧，另開新途。韓愈以文為詩，呈奇崛之態；白居易提出「風雅比興」，他的歌行繼承四傑的音節流美，加以風情取勝；李賀以鯨吸鰲擲的虛荒誕幻呈現奇幻的色采；李商隱以儷葉駢花的駢儷文為詩，加以精純，卓然成為晚唐詩壇一大家。所以崔珣《哭李商隱》稱：「虛負凌雲萬丈才，一生襟抱未曾開。」又稱：「詞林枝葉三春盡，學海波瀾一夜乾。」把商隱的去世，稱作詩壇無人。在杜甫成為詩聖

以後，葉夢得《石林詩話》稱：「唐人學老杜，惟商隱一人而已，雖未盡造其妙，然精密華麗亦自得其彷彿。」既稱精密華麗，說明商隱與杜不完全相同，實際上不僅是學杜第一，並且是學杜而自成風貌。葉燮《原詩》：「七言絕句，古今推李白、王昌齡。李俊爽，王含蓄。兩人辭、調、意俱不同，各有至處。李商隱七絕，寄托深而措辭婉，實可空百代，無其匹也！」這樣推尊商隱，雖未免稍過，亦可見商隱詩的爲人尊重。吳喬《西崑發微序》：「夫唐人能自闢宇宙者，惟李、杜、昌黎、義山，義山始雖取法少陵，而晚能規模屈、宋，優柔敦厚，爲此道之瑤草琪花。」指出商隱詩在李、杜外能獨闢一種新的境界，可與韓愈抗衡，這是很見地的評價。商隱的詩真是詩國中的瑤草琪花，藝苑中的奇葩。

一 李商隱的詩文

韓愈以文爲詩，加以奇崛，在李杜外另辟新徑。錢鍾書先生提出商隱「以駢文爲詩」，足與韓愈比美，這是論商隱詩的從來沒有人看到的，是錢先生的創見。因此，在談商隱詩前，先談一下他的駢文。

(一) 清新峻拔的駢文

商隱在《樊南乙集序》裏說：「此事非平生所尊尚，應求備卒（猝），不足以爲名。」他認爲他的四六

文，應府主的要求倉猝寫成，不值得稱道。因此章學誠在《李義山文集書後》引了上面的話，說：「蓋有志古人，窮移其業，亦可慨也。」說明商隱的志趣不在這裏，這也有助於說明他不滿於在幕府中的生活。但這不能說明他的四六文的突出成就。章學誠又說：

辭命之學，本於縱橫。六朝書記，文士猶有得其遺者。至四六工而羔雁先資，專爲美錦，古人誦詩專對，言婉多風，行人之義微矣。然自蘇（頌）、張（說）以還，長辭命者類鮮特立之操，則詩人六義之教不明，而興起好善惡惡之心，學者未嘗以身體也。徒取其長於風諭，以便口給，孔子所由惡夫佞矣。

在這裏，章學誠誤信《舊唐書·文苑傳》說商隱「無特操」，所以提到「長辭命者類鮮特立之操」，貶低商隱的四六文是「羔雁先資」，等於府主送人禮品前的禮單，沒有「言婉多風」的作用。這樣說是不符合實際的。按商隱的四六文，往往駢散結合，有情韻聲勢，高出於當時的四六文，可以稱爲駢文。

朱鶴齡對商隱的四六文是有研究的，他在《新編李義山文集序》裏說：

唐初四傑以及燕（張說）、許（蘇頌）諸公，踵事增華，號稱絕盛。其體裁宏博，音響琳琅，較過前人，而清新俊拔，則微有間焉。……義山四六，其源出於（庾）子山，故章摘造次之華，句挾驚人之豔，以礫裂爲工，以纖妍爲態。迄於宋初，楊（億）、劉（筠）刀筆，猶沿習其制，誠脈體中之梅檀（香木）薔薇（香花）也已。若夫雪皇太子書、諭劉稹檄，則侃論正辭，有風情張日、霜氣橫秋之概；及讀張懿仙一啓，又見其悟通禪悅，所得於知玄本師之教深矣。此豈區區妃青儷白、鏤月裁雲者所能及，而唐史稱其文，第以繁縟快譎目之，豈得爲知言哉？

在這裏，朱鶴齡認爲初唐王、楊、盧、駱和張說、蘇頌的四六文同六朝的浮靡不同，內容宏博，音節響亮，

突破六朝，可是清新俊拔還不够。這裏，含有商隱的四六文和初唐作者的又有不同，即具有清新俊拔的風格。又指出商隱的四六文出於庾信，庾信時還沒有四六文的名稱，只稱爲駢文或麗辭。庾信的駢文有兩方面：一方面是「清新庾開府」，一方面是「凌雲健筆意縱橫」。朱鶴齡指出他有清新的一面，也指出他句挾驚人之豔，實際上也包括了這兩方面，所謂「侃論正辭」，「霜氣橫秋」，就指後一方面，所以稱爲香花。從章學誠的話裏，有輕視四六文的意味，所以錢先生說「商隱以駢文爲詩」，而不提四六文。商隱的四六文確實高出於一般的四六文而當稱爲駢文。至於說「以磔裂爲工，以纖妍爲態」，割裂典實，陷於纖靡，這是商隱四六中偶有的小疵，並不損害瑾瑜的美好。

商隱的駢文清新而不浮靡，挺拔而不纖弱，華藻而不淫蕩，雖稱四六而駢散兼行，托體較尊，有情韻之美。他在《樊南甲集序》裏說：「後又兩爲祕省房中官，恣展古集，往往咽嚔於任（昉）、范（雲）、徐（陵）、庾（信）之間。有請作文，或時得好對切事，聲勢物景，哀上浮壯，能感動人。」他對於梁陳任昉、范雲、徐陵以及由梁入北周的庾信，被人推重的駢文家，都加以嗤笑，可見他並不滿意於他們的駢文。他的駢文，調諧聲律，有氣勢，善寫景物，感情昂揚而強烈，能感動人。駢文講對偶聲律，却寫得有氣勢，這很難辦到。加上「哀上浮壯，能感動人」，正說明他的駢文是駢散兼行，得錯綜之美，富有情韻的。

在《重祭外舅司徒公（岳父王茂元）文》裏說：

苟或以變而有（指生），變而之無（指死），若朝昏之相交，若春夏之相易；則四時見代，尙動于情，豈百生莫追，遂可無恨。

這樣的駢文所謂有「聲勢」，既有聲律，又有氣勢，雖有對偶，已使人忘其對偶，已經超越了駢散的隔閡，富有感情，不再爲任、范、徐、庾所限了。

再像《太尉衛公會昌一品集序》：

帝又曰：「舜何人也？回何人哉？朕思丕承，汝勉善繼，無忝乎爾之先！」公復拜稽首曰：「《易》曰『中心願也』，『詩』曰『何日忘之』，臣敢不夙夜在公，以揚鴻烈。」

這正是駢散兼行，在對偶中引語來表達兩人的心情，措辭得體，無駢文板滯的毛病。

又同篇寫澤潞帥劉從諫死，他的姪子劉稹抗拒朝命，據地自立，德裕主張發兵進討道：

公乃挺身而進曰：「重耳在喪，不聞利父；衛朔受貶，祇以拒君。今天井雄藩，金橋故地，跨搖河北，脅倚山東。豈可使明皇舊宮，坐爲汚俗，文宗外相，行有匪人？」忠謀既陳，上意旋定。

這裏也是駢散結合，以駢爲主來敘述德裕提出討伐的論點，由於用典貼切，借典故來發議論，能這樣得心應手，極見商隱的工於駢文，敘事議論，無不如意。

商隱的駢文，還有卽景抒情。如《謝河東公（柳仲郢）和詩啓》：

某前因暇日，出次西溪，旣惜斜陽，聊裁短什。蓋以徘徊勝境，顧慕佳辰，爲芳草以怨王孫，借美人以喻君子。

這裏雖是駢文，幾乎不覺得在用典，芳草王孫，美人君子，當時人熟極，已成常識。這裏情景結合，又寫出作者的用意，有情韻之美。

又有卽事抒情的，如《上河東公啓》：

至於南國妖姬，義臺妙妓，雖有涉於篇什，實不接於風流。況張懿仙本自無雙，曾未獨立，既從上將，又託英僚。汲縣勒銘，方依崔媛；漢庭曳履，猶憶鄭崇。寧復河裏飛星，雲間墮月，窺西家之宋玉，恨東舍之王昌。誠出恩私，非所宜稱。

這是商隱妻死後，府主柳仲郢把無雙的歌女張懿仙嫁給他，他寫信婉謝。卽事抒情，情文並茂。其中「雖有涉於篇什，實不接於風流」，成爲研究商隱豔情詩的重要準則。這段寫得情意真摯，終於使柳仲郢打消了他的用意。

論駢文的，首推劉勰《文心雕龍·麗辭》，他推本自然：「造化賦形，支體必雙。」雙是出於自然，奇也是出於自然，四肢是成雙的，頭和軀幹又是奇的，奇偶配合，更合於自然，所以他指出「奇偶適變，不勞經營。」又說：「若氣無奇類，文乏異采，碌碌麗辭，則昏睡耳目。必使理圓事密，聯璧其章，疊用奇偶，節以雜佩，乃其貴耳。」對駢文要求「理圓事密」，已經不易；還要求有氣勢，要求「疊用奇偶」，合於自然美的法則，奇偶錯綜，這是極高的要求。商隱的駢文完全做到了這一步。正因爲他的駢文達到了這樣的成就，所以錢先生提出了商隱以駢文爲詩。

在這裏，附帶談一下商隱的古文。他在《樊南甲集序》裏說：「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論》、《聖論》，以古文出諸公間。」他在年輕時就以古文著名。章學誠《李義山文集書後》：「義山古文，今不多見。集中所存，如《元次山集序》、《李長吉小傳》、《白傳墓誌銘》，其文在孫樵、杜牧間；紀事五首、析微二首，頗

近元、柳雜喻，小有理致。大約不能持論，故無卓然經緯之作，亦其佐幕業工，勢有以奪之也。」他把商隱的古文排列在孫樵、杜牧間，把商隱的小品文，認為接近元次山、柳宗元的雜喻，這個評價是符合實際的。孫樵的古文，錢子泉師《韓愈文讀》稱為「清言奧旨，出以鎔鑄，筆峭而韻流」，「以筆勢緊健為奇。」杜牧的古文，也是筆峭韻流，可以用來說明商隱古文的特點。商隱古文在思想上更有特出表現。他在《上崔華州書》裏說：

夫所謂道，豈古所謂周公、孔子者獨能耶？蓋愚與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係今古，直揮筆為文，不愛攘取經史，諱忌時世，百經萬書，異品殊流，又豈能意分出其下哉！

商隱講的道，主張親身體會，認為自己同周公、孔子都在親身體會，不主張學習周公、孔子的道。對於作文，他不肯居於經史百家之下，要從親身體會中直揮筆為文。這是一方面。他在《與陶進士書》裏，又說：「嘗於《春秋》法度，聖人綱紀，久羨懷藏，不敢薄賤。聯綴比次，手書口詠。」這又是一方面。他既辛勤地學習古代的著作，又不以它為限，要注重親身體驗。又贊賞劉迅說的：「是非繫於褒貶，不繫於賞罰；禮樂繫於有道，不繫於有司。」把理論上的是非有道同王朝的賞罰禮樂分開，把是非有道看得高於王朝的賞罰禮樂。這些見解在當時是非常突出的。跟當時人只看重向周公、孔子學道，向經史百家學文，只尊重朝廷的禮樂賞罰的不同，說明他的見識高出於當時人。他既尊重孔子的《春秋》，又不局限於學孔子之道，這也顯示他的辯證觀點。

商隱的這種觀點，在《容州經略使元結文集後序》裏也有闡述道：「而論者徒曰：次山不師孔氏為

非。嗚呼！孔氏於道德仁義外有何物？」孔氏固聖矣，次山安在其必師之耶！」這是對道要靠親身體驗的說法。又說：「次山之作，其綿遠長大，以自然爲祖，元氣爲根，變化移易之。」即不論學道學文，都是效法自然，即反對從經史百家中學文的意思。這也說明他的駢文，「往往啞噤於任、范、徐、庾之間」，所以有新的成就。

（二）以駢文爲詩

錢鍾書先生提出「商隱以駢文爲詩」，這是前人從未談到過，亦見錢先生論學多創闢之見。他在信裏說：「樊南四六與玉溪詩消息相通，猶昌黎文與韓詩也。楊文公（億）之崑體與其駢文，此物此志。未派擗摺晦昧，義山不任其咎，亦如乾隆『之乎者也』作詩，昌黎不任其咎。所謂『學我者病』，未可效東坡之論荀卿李斯也。」

商隱論詩，見於《獻侍郎鉅鹿公啓》：「夫玄黃備採者綉之用，清越爲樂者玉之奇。固已慮合玄機，運清俗累；陟降於四始之際，優游於六藝之中。」他是主張文采音韻，還要求合乎自然的變化，清除庸俗的思慮。這些說明，他的駢文與詩是消息相通的。他的詩與駢文都寫得玄黃備采，音韻鏗鏘，善用比喻，思合自然。他在駢文和詩裏，都把議論、敘事和典故結合，如《哭遂州蕭侍郎二十四韻》：

遙作時多難，先令禍有源。初驚逐客議，旋駭黨人冤。密侍榮方入，司刑望愈尊。皆因優詔用，實有諫書存。苦霧三辰沒，窮陰四塞昏。虎威狐更假，隼擊鳥愈喧。

從蕭瀚的貶斥中看到禍難發作的根源，屬於黨禍，含冤被貶。蕭瀚以有諫書，選拔爲刑部侍郎，豈意在小人的蒙蔽中，使朝廷昏暗，狐假虎威，終遭搏擊，被貶斥。這裏就把說明、議論、抒情同典故結合，用典和對偶都很靈活，避免板滯。他的駢文也這樣，如《爲濮陽公與劉稹書》：

語有之曰：政亂則勇者不爲鬪，德薄則賢者不爲謀。故吳濞有奸而鄒陽去，燕惠無德而樂生奔。晉寵大夫，卒成分國之禍；衛多君子，孰救渡河之災。此之前車，得不深鏡。

這裏的引事引言都跟議論和說理結合，引事不但不覺堆砌，反而起到例證的作用，完全化板滯爲靈活。

詩裏還結合典實來抒情，如《淚》：

永巷長年怨綺羅，離情終日思風波。湘江竹上痕無限，峴首碑前灑幾多。人去紫臺秋入塞，兵殘楚帳夜聞歌。朝來灞水橋邊問，未抵青袍送玉珂。

以上六句用了六個下淚的事，祇在結句點明正意，正對李德裕被貶官說的，指青袍寒士送貴人李德裕貶官時的悲痛，勝過以上各式各樣的悲痛。有這一轉，以上的各種下淚，不再成爲堆砌，起到襯托作用，加強抒情的力量。他在《太尉衛公會昌一品集序》裏說：

許靖廊廟之器，黃憲師表之姿，何晏神仙，叔夜龍鳳，宋玉閒麗，王衍白皙，馬援之眉宇，盧植之音聲，此其妙水鏡而爲言，託丹青而爲裕。

這裏彙集了許多典故，像才具、風姿、品貌、識鑒，用來說明李德裕的「慶是全德」，也是化堆砌爲靈活。

祇是「慶是全德」放在前面，「青袍送玉珂」放在後面罷了。運用這些典實，表達作者對德裕無限傾慕的感情。

再說商隱的詩，清新綺豔，挺拔凝鍊，跟他的駢文一致，這點在上文談駢文時已論及，下文談詩時還要談到。這裏試舉商隱駢文中用比喻的一例來作說明。在《獻相國京兆公啓》裏，提出「昔師曠薦音，玄鶴下舞，后夔作樂，丹鳳來儀。」認爲別的人奏樂，不聞有鶴和鳳來，難道鶴和鳳對師曠、后夔「或有所私」，「不能無黨」，舉了兩個比喻，提出了疑問。第二段講京兆公杜棕贊賞詩文，是「師曠之玄鶴，后夔之丹鳳」，指出師曠、后夔比作者，玄鶴、丹鳳比杜棕。第三段講自己向杜棕獻詩，得到贊賞，歸到「是以疑玄鶴之有私，意丹鳳之猶黨者，蓋在此也。」歸結到「故欲仰青田（指鶴）之敘感，瞻丹穴（指鳳）以興懷」，表示對杜棕的感激。這樣用了兩個比喻提出疑問，貫穿全篇。既用玄鶴、丹鳳來贊美杜棕，又用師曠、后夔來自佔身份。全篇就是圍繞這兩個比喻寫的。這種寫法，在詩裏也有，如《玉山》：

玉山高與閬風齊，玉水清流不貯泥。何處更求回日馭？此中兼有上天梯。珠容百斛龍休睡，桐拂千尋鳳要棲。聞道神仙有才子，赤簫吹罷好相攜。

玉山、玉水比令狐綯的地位崇高而清貴。回日馭、上天梯，比綯有回天之力，可以推薦人入朝。珠容百斛和桐拂千尋比喻朝廷可以容納大批人才。神仙的才子比綯，相攜比盼望綯的提攜。「何處」是提出問題，上天梯是回答。龍比綯，鳳比自己，點出自己的願望。全篇通過比喻來寫，說明自己用意。同玄鶴、丹鳳比李棕，師曠、后夔自比，通過疑問來表達正意的寫法相似。從風格、辭藻到諷喻的手法，可以看